

火塘边的神话

CAOQLAOLHAOQ BIALZEIL E DOQDAQ





责任编辑：段颢乐

装帧设计：蒋高仪

插图：方文

火塘边的神话

汉·哈尼文对照

诺 晗 著

哈尼文翻译：卢朝贵 陈窝娘

刀建国 杨羊就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大观路39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云南民族出版社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375 字数：219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

书号： ISBN7-5367-0297-3 定价：2.10元
I·76

目 录

山间又响马铃声	(1)
鹿子塘	(4)
火镰	(7)
撮鱼	(10)
杨克沙	(13)
砂谣曲	(15)
俄玛山纪事	(19)
梦断魂	(23)
太阳	(27)
苦聪山寨新事	(29)
我和山	(34)
歌唱火的民族	(37)
稻草人	(42)
美的使者	(45)
核桃树	(49)
水酒般的个性——哈尼族礼仪二三例	(54)
草果花	(59)
山寨幽情	(62)
瑶山，苦甜苦甜	(65)
送你一片攀枝花	(68)

墙壁小记.....	(76)
泥巴架.....	(80)
他从山里来.....	(83)
在那桂花盛开的地方.....	(96)
山村情思.....	(103)
出山.....	(105)
瑶山村拾趣.....	(108)
往事散记.....	(115)
(117).....	烟火
跋.....	(122)
(123).....	北京诗
(124).....	曲笛灯
(125).....	泰山山阴州
(126).....	泰山望
(127).....	雨太
(128).....	泰山寨山柳苦
(129).....	山味共
(130).....	泰山山火即景
(131).....	人草解
(132).....	香山韵美
(133).....	树树树
(134).....	泰山三二时并燕居——一个山景画本
(135).....	苹果草
(136).....	泰山幽静
(137).....	泰山苦旅——山歌
(138).....	泰山攀山——山歌

Muq Luq

Milmahaolteil Moq Hollol Hhoq Guyq Al...	(125)
Qilssaq Luduq.....	(129)
Aqzaq Miqdiq.....	(133)
Jalngeel Hev.....	(138)
Alniq Miaoqgaoq.....	(142)
Yaq Keqsal.....	(144)
Halceilceildei	(147)
Hhoqma Milcaq E Miqnieiq.....	(153)
Yiuvq mav Mavceiv.....	(159)
Naolma	(165)
Kalgyu Milcaq E Miqnieiq Yomeeq.....	(168)
Ngal Ssolnei Haolteil.....	(177)
Miqzaq Colqa E Lalbaq.....	(181)
Hhoyyuq Zalguv.....	(188)
Gaq E Yoqcol.....	(191)

Aqmeil Albol.....	(197)
Zilbaq Laqmeil Siilzevq——Haqniq	
Yo'liq Niq Saoq Qa.....	(203)
Deqheq'alyeiv	(209)
Ceildid Ba'la E Puvkaq.....	(213)
Yoqsseiq Haolteil, Qulhaq Qulhaqnei.....	(216)
Noq Yaol Lalbiaol Aleyiv Qiq	
Yeiv Bivq.....	(220)
Caqtaoq	(231)
Caqyaq Teilzaq.....	(237)
Aqyoq Haolteil Nei Lal.....	(241)
Guifhual Aleyiv Yeiv E Milcaq.....	(254)
Haoldaol Puvkaq Nyuq.....	(262)
Haolteil Duvyil.....	(264)
Yoqsseiq Puvkaq Doqdaq.....	(267)
Huqteil Mignieiq Buvq Deel.....	(276)

山间又响马铃声

马铃声，在这山间小路上，已经消失了十几个春秋。而今，它又响起来了。丁当，丁当，丁当，我多爱听那清脆的声音啊！

那天，我去高高的苗岭山上的麻山苗寨，检查春耕备耕工作。走了许多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正在嶙峋的石丛旁小憩。忽然，一串“丁当，丁当”的马铃响了起来。我寻声看去，嗬，足有二十多匹马，从山那边排过来。前面的那匹，眉心间戴朵镶着镜块的红花，套上响当当的铜铃，打头阵。它们驮着酒桶，驮着百货箱……在山路上鱼贯而行，声势可不小哩！哪来的马帮？我想等他们一起走。

近了，我不禁大吃一惊，原来竟是麻山寨的马匹队伍。一个小小苗寨，怎么忽啦两年竟有这么多马呢？我真有些不信。

这时，前面赶马的大哥牵住“打头阵”。它一停止摇铃，别的也都停下，各自拾嚼路边小草。赶马的大哥坐下小憩，接过我递的纸烟抽着。一排马匹，几张笑脸，我好象在这里看到了今日麻山的新面貌。

同他们走在山路上，身后骄傲地撒下一串马铃声，它勾起了我心中惨淡的回忆。十多年前的麻山，是什么样儿，我说不全，那时我不过是个毛孩子，但是那一个水塘，那一顿

饭，却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长形水塘，在寨子头。遇到小雨，满山雨水冲着遍地牛粪猪粪，积到塘子里，象一层“漂汤油”厚厚地板结在水面。三四月间，水里尽是绿森森象长发一样的青苔，上头还漂着死耗子。他们就是喝这水。吃的那顿饭更别提了，苦涩的茆茆草拌着少许木薯，噎得我直伸脖颈，直翻白眼。倒是离村的时候，陶沙大伯送给我的那个铜铃，给我带来了几分喜悦。我带它回到哈尼山寨，经常晃摇它，听它那丁丁当当的声音……不知大伯还活着不，日子过得又怎样呢？

“阿哥，麻山生活现在好些吧！”我问前面粗粗壮壮的赶马哥。“哎呀，大白日找灯盏，现在是什么时候，政策开拓路，出门随人走。好罗好罗，包谷拌米饭，有吃的。”他笑着说。“过去年年救济的陶沙大多，前不久还买了拾块有奖储蓄三十张哩。”后面那个插嘴。哟！陶沙大伯竟然过上了好日子。钱多了，肯定马也多了。我打趣地问：“这么说，这些马都是你们自己的！”“嘿嘿，这算哪样。前年政策一落实，一家多的有八匹呢！”前面的阿哥回答。

听了这话，我喜欢得心都直发颤。

麻山，位于大山顶上。居住在这里的苗族同胞，世代都用马驮粮驮物。马，是苗族人民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伙伴。然而，十年内乱期间，私养大牲畜被当“尾巴”割了。队上马匹由于管理不善，有的病死，有的摔死，有的瘦骨嶙峋……苗岭山啊苗岭山，只留下一条凄风苦雨的小路。山间的马铃声，也就消失了。现在好了，每到赶街和送公余粮，“丁当，丁当”的马铃声又在山间小路上响起来了。

吃饭不愁了，马匹也多了，水呢，不知是否还是那么漂着“长发青苔”，那么漂着死耗子？

我问那阿哥，“水塘有盖子了吧？”他不以为然地望了我一眼：“水塘?!我们现在用的是哗哗的自来水罗。”他说。

自来水！在那个地方，咳——可是，事实面前不信也得信。看看他们粗壮的腿，铁块一样的臂膀，不知蕴藏了多少创造财富的智慧和力量。我怎不从心底里佩服他们，并为他们过上了日益美好的生活感到欣慰呢！

[illegible]

麂子塘

麻栗寨，没有麻栗树，有个麂子塘。麂子塘，就是麂子打滚塘。很早的时候，这里没有村落，是一片树林。林里包藏了一眼清汪汪的水塘，麂子象身上长虱子的鸡，从这里走过，在塘里打滚，就得了麂子塘的名儿。寨子落下后，鹿子塘也挖了田。田很大，一个汉子走进来，就象插进了一根木桩；七十张草席铺开来，也连不到田埂边儿。

田边有一坛土坎，土坎很高。上面坐着一个老人，黑衣裳，黑脸面，如象荒火烧过的树桩头。木桩不会动，人也不动。拿着烟斗，烟斗比手还长，一头放到地下。装烟燃火的斗儿，是用一个鸡蛋般大的蓑衣包挖空肚子做成的，黑糊糊，比他一撮胡子的年龄还长远。烟嘴上安了一根金黄色的鸡骨头，放进嘴里，就象永远不会吸满山风的石窑。鸡骨头一下也不拔出来。

一会儿，老人便唱起了栽秧歌。人老了，声音不老。听他唱歌，就象吃糯米粑粑，我爱听。他唱完一段，他对面的田埂上坐着一个女子，也是老人，她接着唱一段。你唱一段，我唱一段，如象扔橄榄似的，永远丢不完。

蓦地，一阵笑声里，我才明白，栽秧的女子来了。她们一到，便象洒进田里的秧鸡，脱下长裤，剥去外衣，一排儿

站进田里插秧。那悠然闲静的神情，俨如天地间除了她们，只有太阳和月亮。别人看她们，她们不看人，象母鸡啄食一般，数点儿似的插下秧苗。

老人唱完一段的时候，莫斗问：

“麻栗寨的姑娘，不如高城的豆鼓，是吗？”

“……”他白了莫斗一眼，只管吸烟。

“豆鼓也香，姑娘也不臭。”我说。

“你看她们……”莫斗说。

“泥巴淹到肚脐眼，不脱衣裳行吗？”

过了一儿，我问老人：

“口唱干了吧？”

“年年都这么唱，口不干。”

“不唱歌不行吗？”

“歌唱好了，谷穗又长又饱满哩。”

“你的歌好听，明年的谷子就好了。”

老人看我，微笑着。我也看他，心想——

世界上只有两个元素

美和真

理想和追求都在这里溶解

栽秧的女人，栽了一把又一把。唱歌的老人，唱了一段又一段。这时，我看见他身边的蓑衣冒烟了，一脚踩下去，说：

“蓑衣着火了，你不知道吗？”

他挪动一下身子，喷出一团烟雾。他问

“你会吸草烟叶吗？”

“我会栽秧。”我笑着说。

“天上会出太阳、月亮，山地人会栽秧。”

“我们不会唱歌。”
 “唱歌只要两个人，谷子也会饱满。”
 “其他的人用心跟着唱吗？”
 “用心唱，还用手唱，就是栽秧。”
 他说话时，看着插秧女人的手。
 “你也会栽秧吗？”
 “我唱歌，也会栽秧。”
 “栽秧时节不作活计，这年不得吃白饭。”
 “牛要拉犁，人要做活计哩。”
 “太阳出来了，人儿还能睡觉吗？”

栽秧完时，歌也唱完了。在歌声飘过的梯田里，今年便会长出象歌声一样饱满的金黄色的谷子。我想着，看着麂子打滚塘，看着田埂上走过的人，我感到了千百年来在哈尼山涌动的真和美。

——
 真和美
 栽秧里歌音来虫味里
 栽一丁即，人步的即。此一又此一丁，人步的即。
 栽，去丁栽一，丁栽去栽的栽良步里音步，相栽。此一又
 “？四重眠不滑，丁火音步栽”
 回步。栽四因一出即，丁良丁一良栽步
 “？四和四草迎会滑”
 栽音笑栽”栽栽会栽”
 “栽栽会人步山，亮目，明太出会土天”

火 镰

我阿爸永远地走了。在静静的蘑菇房下，我清理着一个山寨老人的遗物的时候，蓦地，又想到了我阿爸的那柄火镰。

阿爸的火镰，黑幽幽的，不大，长两公分许，宽约三寸，约摸一公分厚。日久天长，阿爸把火镰塞在胳膊窝儿下的衣裳缝里，连同一撮干生生、毛绒绒的火镰接火的草，装在雨来也打不湿的地方。随时抽烟，或是弄着塘火，他便摸出火镰一擦就可以得到热烈的火星，然后不住地吹，使火星扩大，燃着火柴头。

阿爸使用火镰，已经五十三年了，我听阿妈说，这柄火镰，便是在阿妈刚过家来时，还没有生下我们兄妹，抱一只母鸡去集市上卖了以后，所得的钱，便买到了这把火镰。那时，火柴是有卖的，那小盒子东西，说是从外国来的，便叫“洋柴”；今天的八十以上老人，那口音还变不过来，管这叫洋柴。那时候，那东西可买不起，而且，还要常常是用完一匣子，便又去买。山里人穷，买一匣子洋柴。就花了一家人一年吃的盐巴钱，不适用。所以，阿爸才下决心卖了一只母鸡，买了一柄火镰。

好在我家的房屋背后，那一块土坎上生长了一蓬蓬一丛丛的一种很特别的小草，好象就是专为了阿爸的火镰才长出

来的。小草不长高，全身带灰的毛绒绒的细丝儿，能开黄色小碎花，黄黄点点，仿佛骨嘟儿似的，那花芯也是毛绒绒的毫毛，哈尼语称“猫毛”草。每年秋天，阿妈便要去屋后扯来许多的猫毛草，放到火塘头上的框架上面烤干，正好可以作为火镰的火食。

阿爸去山上挖包谷地。他首先蹲在地头，摸出火镰，夹着一撮猫毛草，再用一粒小石子一擦就起火了，不一会儿，就在山地上弄着了一堆火。他吸烟斗，问我：

“你冷吗？”

“冷的。”我抱着两手，蹲着。

“你就向火吧。”

他在火堆的旁边，扒了个凹形的地方，铺蓑衣，让我坐下向火取暖。

我长大以后，离开山寨，就到外边工作了。远离山村的蘑菇房，也不知不觉、渐渐地将阿爸的火镰从我心头的记忆上勾销了，我一直后悔那一段苍白的生活。过了许多年，我回山寨去，偶然才想到那一柄黑油油的火镰，那一撮黄枯枯的猫毛草，还有那一粒陪伴火镰的光秃秃的石头。

我和三哥坐在木凳上拉烟筒。我阿爸不坐而是蹲着，他说人老了肉也褪了，坐下来就身上不舒服。这时，阿爸在烟斗上放了草烟叶，然后窸窸窣窣地掏了一阵衣服口袋，便颤抖地拿着火镰，擦了两三回，都擦偏了不起火。我一看，便一阵寒酸。“八十年代了，他还依旧用这火镰！”我心里悲叹一阵，便把新近买的打火机给他。我说：

“阿爸，用这个吧。”

他睁大眼睛，吃力地看了看，不接。然后，摇头说：

“不用。我有这个就行啦。”

说着，便颤抖地一下一下擦火镰。后来，我抱着莫名的忧郁，心情不愉快地为他起火点烟。我拿着火镰翻过来翻过去，看了许久，火镰已经太旧了，起火的一面出现了凹形。擦火镰起火的石头，却不知不觉换了十多枚。但是，这样原始的东西，阿爸为什么还不扔呢？我一直在心头结下痛苦的疙瘩，始终不明白。

就在去年九月，也许阿爸知道他留在山寨的时间不多了，便把远村近邻的儿女都招回到膝下。不吃不喝，他躺在床上起不来，那天早上，他声气微弱地唤我和三哥扶他坐一下。他本来已经看不见的眼睛睁开着，好象什么都不想遗漏地察看一遍似的，向四周看了看。我知道，他走的时候到了，可能想看一下他的儿女儿孙，所以，我贴近他的耳朵说：“我们都在这儿守着您哪，阿爸。”他点点头，表示看见了。但是，他却用尽全力想抬动手翻找什么。我又问：

“您还要什么东西吗？阿爸。”我凑近他的微颤的嘴唇，十分微弱地听到他的低沉而也是最后一次与我搭话的声音。他说：“火……镰……”我懂得他的意思了。就从枕头边摸出火镰放到他的手板心。他这样看了看，好象在想着许多的事情。我又拿起他的烟斗上了烟，用火镰起火点烟，凑近他的嘴边给他吸烟。他吸不动，但表示吸烟动作。又看看我，把那一柄黑油油的火镰交到我的手上……

啊，多么坚实的火镰哪！岁月多么艰难，可他矢志不悔。这就是我阿爸留给我的火镰。我不再痛悔，因为我懂得了蘑菇房下取火的艰辛。

